



脚印

严寄洲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6633

脚 印

严寄洲 著

※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十二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※

787×1092 1/32 7/8印张 18,000字

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1-18,000

统一书号: 10003·171

定价(6) 一角

865
6633

脚 印

嚴 寄 洲 著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1956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个电影文学脚本，寫的是我們英勇的边防軍在森林里追捕匪特的事。

有一次，我們几个边防軍战士在巡邏中，因为得到联防隊員的报告，說在边境上發現陌生人的脚印。他們除了馬上派人去报告边防部隊外，并且根据敌人的脚印到森林里去搜索。在森林里，在山坡下，在懸崖上，我們英勇的边防軍战士和狡猾的匪特之間，展开了一場緊張的战斗。最后，終于在大批边防部隊的協同下，把这一組凶惡的匪特全部逮捕了。



1

葱龍起伏的群山，蜿蜒曲折的小河，曉風搖曳着樹尖，小草舐着屹立在祖國邊疆的“界碑”。

在晨曦中，山上出現了一支小小的巡邏隊：班長、戰士唐彪和新戰士喬青。

他們走到一棵野芭蕉底下伏下來，撥開草叢向國境外了望。

國境外：層疊交錯的山巒，陰沉沉地聳立着；被野火燒焦了的荒山上，到處是大片大片的黑斑，就象蹲伏着的巨獸一樣。整個大地靜靜地，靜得有些令人心煩。

“天已經大亮啦！”喬青望望魚鱗般的云天說：“排長不是

說有几个特务要偷越国境过来嗎？咱們已經轉悠了好几个黑夜啦，怎么連个人影也沒見？”他回过头去問班長：“班長，会不会搞錯了情报？”

“不会的，”班長放下望遠鏡回答說：“乔青！上級的指示是有根据的，你就执行沒錯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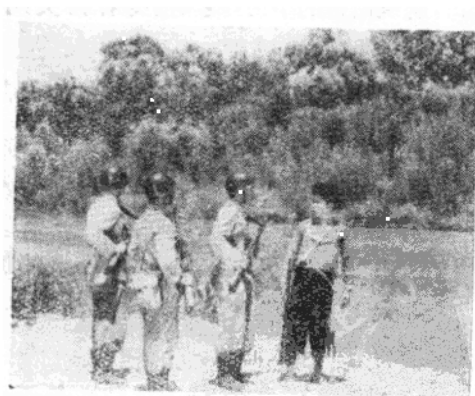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！”乔青只得又回过头来向国境外了望，他把鋼盔向后腦勺推了一下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嗨，有种你就来吧！咱們乒乓扑赤干它一場，別又象上几回那样，到末了空欢喜一場。”

“凭你这急性子那还能行，”唐彪听了乔青的話，粗声粗气地說：“这又不是庄稼活，一鋤头刨一个坑。”

“大軍同志！”山坡下有人在喊叫：“大軍同志！”

他們随着喊声往山坡下望去——

狭窄的山道上，一个苗族联防队員，背着明火枪，挂着老弯刀，呼吃呼吃地往上爬着。



“木加，”
班長看清了
來人，答应着
說：“是找我們
嗎？”

“是罗，”
木加滿头大
汗的爬上来，
喘着粗气說：
“啊！是赵班長

呀！我正要到牛蹄嶺去找你們哪！”

“有情況嗎？”

“我們联防隊，在界河邊上看到了腳印！”

“腳印？”

2

河灘上，印着一個個明顯的腳印，腳印的尖端都朝着界河。

班長順着木加的指點，跟着腳印，彎着腰察看着，往河邊走去。

“哼！”喬青氣呼呼地望着國境外說：“又跑啦！”

“木加，”唐彪懷疑地問：“會不會寨子里有人偷跑出國境去啦？”

“不！”木加聽到了唐彪的話，從河邊返回來說：“以前有，現在沒有，大軍來啦，我們邊疆防上統統都規定了，不許過到界河那邊去啦。”

班長蹲在地上，目不轉睛地看着木加來回走動時留下的腳印，心里忽然格登一下亮堂了起來，他說：“唐彪，喬青！你們來看！”

“怎麼啦？”唐彪着急地走過去問。

“這是敵人偷越國境過來的。”班長直起腰杆肯定地說。

“偷越過來？”喬青奇怪地問：“這腳印分明是朝着界河去的，怎麼會是偷越國境過來的呢？”

“你們瞧！”班長往前走了幾步，指着自己的腳印說：“人往

前走的脚印，脚掌比脚跟踩得总要深些，是不是？”

唐彪同意地点着头。

“你們再瞧！”班長指着那些可疑的脚印說：“这些脚印，都是脚掌印得淺，脚跟印得深。”

“噢！是罗，是罗！”木加明白过来了，对班長連連地翹着大拇指。

乔青听了班長的話，吃惊地看着那些奇怪的脚印。

“咱們再找找，”唐彪順着倒走的脚印找去，乔青也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。

班長在河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，掏出鋼笔和本子，記下了剛才发现的情况和時間。

唐彪和乔青跟着倒走的脚印，走了約摸五六丈远，脚印就中断了，再往前走是一条碎石鋪起来的小路，小路曲折地通往山上。

“上去就是野鹿塘，”唐彪望着上山的路說：“全是石头路。这特务真鬼！”

“真他媽急死人！”乔青擦着汗，望着无边无际的群山，沒奈何地說：“又讓他跑啦！”

“唐彪同志！”班長拿着一張折成三角形的信，走过来交給唐彪：“你去报告排長，今早有人偷越国境过来，根据脚印判断，估計特务可能从这里上去鑽黑山的老林。”

“是！”唐彪接信。

“我和乔青先順着敌人的路綫搜索，到一号、二号、三号地段和排長会合，执行吧！”



唐彪敬了个礼，迅速离去。

“木加，你也赶快回去，通知各联防，守住各个要路口！”

“是罗！”木加返身走了。

“乔青，跟我走！”

3

班长和乔青在碎石路上走着。

乔青走在前头，一个劲地往上爬。因为他觉得根据以往几次的经验，这回又势必是白跑一趟。

班长一边走着，一边在向四周察看。小道的两旁尽是一些荆棘和杂草，乱草丛中开满了金黄色的檫木花。

走了一段路，班长忽然站定了，他蹲下来用锐利的眼光看着路边。

“乔青，”班长指点着路边说：“你瞧！”

路旁尽是一些藍藍的喇叭花，花瓣上凝結着晶瑩的露珠，奇怪的是有一行花朵和杂草上，非但没有露水，而且还有殘敗的花瓣，只要哈下腰去頂着阳光細看，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一条窄窄的路痕。

“才走不久呐！”乔青象小孩似地喊起来。

“乔青，”班長思考着問：“会不会是野鹿塘的哈尼族老乡，他們到野地里‘哈迷撒’（找对象談恋爱的意思）来了？”

“不，班長！”乔青說：“今天不是龙日，不是虎日，也不是狗日，哈尼族老乡們都在地里干活。寨子里的人不会到这儿来玩的。再說老乡‘哈迷撒’都要吃罢晚飯才来，早上可不会来呀！”

“走吧！”班長肯定了这就是一根引綫，他毫不犹豫地順着这条看来极为普通的，但却是那么重要的路痕跟踪而去。

乔青也緊張地随在班長后头。

4

前面一段横断的山梁，擋住了他們的去路。山梁下尽是坚硬的黄膠泥，掺杂着奇形怪狀的黑石头，还有些稀稀落落的蒿草和野仙人掌。路沒有了，前进的目标又消失了。

班長取出軍用地



图来研究。

地图上密密麻麻地画着无穷无尽的群山的曲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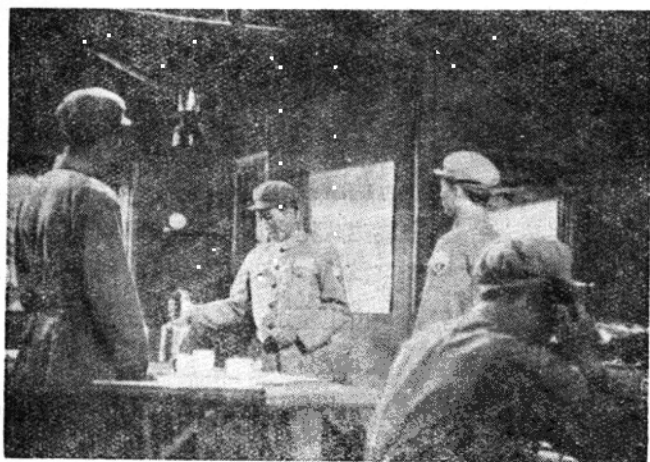
5

一支鉛笔在地图上划着記号。

“和我們得到的情报完全符合。”排長收起地图，对唐彪說：“通知騎兵班集合。”

“是！”唐彪走出茅屋去了。

“要速部，”排長对电话員說完了話，回过头来对身旁另兩個班長模样的干部說：“这批逃到国外的国民党殘匪，只要存在一天，总是个禍害。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加强防卫！”他喝了口水繼續說：“很显然，这几个特务的目的，和前几次的一



样,主要是来探听軍事情报的。”

“报告排長,”电话員拿着耳机說:“电话接通啦。”

排長接过耳机凑上去說:“喂,是白熊嗎?我是飞馬,我要31号說話。……”

营房門前响起了嘹亮的集合号音。

边疆的騎兵队集合了,壯健的战馬蹬踢着泥土,大声地噴着鼻子。

寨子里傜族的妇女和孩子們跑出来,好奇地看着“大軍同志”的行动。

排長上了馬一揮手,騎兵队出发了。馬蹄揚起了灰黃色的塵霧。

6

云雾在山腰弥漫着,滚动着。

班長和乔青吃力地爬上山腰。茫茫群山,松濤呼嘯,却找不到一点特务潜伏的迹象。

“这么老大地方,嗨!”乔青洩气地說:“可往哪里走呀?”

班長並沒有理睬乔青的話,他往四周察看了一回說:“往东走,溝底是大竹寨,有联防队把守着。往西,翻过坡去是悬崖。要上大黑山的老林,只有往北,”班長擦了一把汗果断地說:“走!乔青,”他抬头往山上望了一眼,蛮有信心地自言自語着:“我总不信这辈子碰不上你!”

“班長,”乔青边走边脫下鋼盔喘着气說:“咱們不会白跑一趟吧?”

“乔青，”班長說：“咱們的工作就是这样，要有非常的坚忍性。你忘啦，去年年底我帶着刘泉他們到分水嶺去抓土匪，在老林里折騰了五天五宿，那工夫我心里也琢磨着：算了吧！这么大的深山老林可往哪去找呀？后来又一想，不行呀，土匪还没有抓到，怎么能回去呢？咬咬牙，忍着餓，挨着冻，我們又繼續追尋。嘿！恰巧这天就被我們找上啦，来了个一網打尽。你說，要不坚持那下子，不就白費啦？所以呀，咱們一定要沉着，要有信心，要不怕艰苦……”

“艰苦！”乔青截断了班長的話說：“艰苦算个啥！”他頓了一下又說：“班長！我是說：咱們天天晚上听无綫电广播，不是康藏的兄弟部队快把汽車路修到拉薩了，就是海防部队渡海作战又解放了什么海島，听着这些，我的心里就急得象火燎一样。”

“可要是沒有我們边防部队守着这条鍋边地，”班長理解乔青的心情，开导地說：“特务就可以大搖大摆的闖进来破坏咱們祖國的建設，你能說这不重要？”

“重要是重要，不过……”乔青喃喃地說着，他一不小心，被老树根拌了一个踉蹌，“当啷”一声，他手里的鋼盔掉在一块石头上。

随着响声，石堆里“拍拍拍”惊飞起了一群野鸽子，它們“咕咕”地噪叫着飞走了。

“那里有什么东西？乔青！你去看看！”

乔青依着班長的話走过去，他在野鸽飞走的地方，看到了一根苞谷瓢子，失望地踢了一下說：“搶苞谷瓢子吃呐！”說着

他紧走了兩步，跟上班長，兩人又繼續前進。

班長緊皺着眉尖，一面走着一面苦思着，炯炯的目光，好象一下子要看穿這千山萬壑中的秘密一樣。

已經是正午的时光了，灼人的太陽，高懸在清徹的藍空中。

乔青从干粮袋里倒出些餅干來說：“吃点干粮吧。”

班長拿了兩片餅干，放在嘴里不經心地咀嚼着。

树上的野鴿噪叫着。

“难道他能飛上天去？”班長自言自語地說，他的眉毛忽然跳動了一下，思忖着問：“乔青，你說這裡的兄弟民族打山砍柴，他們出來帶什麼吃的？”

“苞谷粑粑，米粑粑唄。”

“來往的馬幫會不會到這裡來？”

“不會，他們來干啥？”

“咱們上山巡邏都帶什麼吃的？”

“餅干，饅頭。”

班長眼睛里突然亮了一下，他好象揭開了什麼秘密似的，興奮地回過頭來，往剛才乔青撿苞谷瓢子那裡飛跑回去。

乔青驚异地看着班長的奇怪動作。

班長過去撿起那根苞谷瓢子，捏了捏，興奮地說：“軟軟的，這是吃了不久剛扔下的！”班長放大了嗓門說：“那你說這苞谷瓢子是什麼人扔在這裡的呢？”

“是特務！”乔青興奮地走回到班長身旁。

“對！”

“錯不了!”

“咱們在这里找一找!”

希望的火苗又升高起来,他們已經忘記了半天来爬山越嶺的疲勞,又緊張地工作起来。……

乔青,这冒失的小伙子,他好象要立刻从哪一块岩石縫里,或者乱草叢中,一把就能把特务分子抓出来似的,他心里越急,結果却还是一无所获,他不住哆囔着,小声罵着,漫无目的地乱找着。

这时候,班長那鷹一样尖銳的眼光忽然停留在一个可疑的地方——

一段兩丈多高的削壁,野藤的粗糙的長蔓,象鞭繩一样从削壁上拖下来,就在这野藤的附近,树枝被折断了,草樑被踩倒了。……

“乔青! 你来看!”

乔青凑过来也看見了,“他媽的,真鬼呀!”



“跟我上！”班長敏捷地攀着藤条爬了上去。

随着，乔青也抓住野藤往上爬，可是当他爬到一半，那藤条突然“咔嚓”一声折断了，乔青骨碌碌滚了下去。

班長在上边着急地向底下喊：“乔青！怎么着啦？”

乔青摔得昏沉沉的，后脑勺碰破了，殷红的血渗了出来，他听到了班長的喊声，也顾不得痛楚，一翻身爬起来，拉着削壁上的茅草往上爬，乔青心里越着急，可是偏偏事情总不如人意，那茅草连根带上从岩缝里给拔了出来，乔青又摔了下来。

“等一等！”班長解下皮带上的军用绳索，放下来，把上面那头紧紧捆牢在一个粗大的树桩上，试了试，喊道：“上来吧！”

乔青终于爬上来啦。

“不要紧吧？”

“不要紧，碰破了点皮。”乔青气呼呼地擦着血说。

削壁上面是一片比较平坦的斜坡，遍野盛开着火一样鲜艳的映山红。显然，狡猾的特务上了削壁后就放心大胆起来，地上到处留下了杂乱的脚印。而且这回的脚尖头都是朝着前面走的了。

“好小子！”乔青把疼痛早就忘到九霄云外了，眼睛里闪着亮光说：“哈，这可露馅了！”

前边展开了一片黑郁郁的原始森林，森林的上空浮动着一层灰蒙蒙的象轻烟似的柔光。

踪迹，把他们引进了绿荫蔽天的原始老林。

老林里，粗大的赤松、闊叶松、橡樹和一些不知名的大樹，密密层层地互相糾纏着，互相妨碍着，交叉在一起，树叶遮沒了天空，造成了一片暗綠世界。粗糙的樹皮上長着厚厚的絨似的苔蘚。

啄木鳥咚咚地敲着樹杆。

大尾巴松鼠在樹枝上竄來竄去。

花斑的野鹿，听到了声音，連跳帶蹶地在林中乱竄。

他們走进了森林，就象小魚游进了大海。乔青担心地說：“这回可不能让特务跑啦，班長，要不要发信号，讓排長他們多派些人來搜？”

“不！这二十來里地的老林，敌人到底在哪里，现在还摸不清呐。我們不能等待，敌人絕不会在这儿呆長的，說不定一会儿就逃跑了。老林里抓敌人，主要是靠机智，不是靠人多。不要再說話了，距离拉开一些，我注意前边，你留心观察兩側。”他看了看表又說：“估計排長他們已經出发了，他們馬上会來支援我們的。”

排長帶着騎兵队，縱馬馳行在崎嶇的山道上。唐彪也在馬队里边。

木加騎着一匹光背的棗騾馬，从对面山上迎头馳來。

“排長！”木加加了一鞭去迎排長說：“趙班長叫我把联防